

單 讀

主編 吳琦

11

联结 / 断裂

我们通晓地球到星辰的广袤空间
却在地面到头骨之间迷失了方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單向空間
OWSPACE

记录 探索 审美

单读 . 11 / 吴琦主编 .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5.11

ISBN 978-7-5495-7461-2

I . ①单… II . ①吴… III . ①社会科学 - 文集 IV .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466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 541001

网址 : www.bbtpress.com

出品人 刘瑞琳

责任编辑 雷韵 马希哲

美术总监 刘肖男

设计制作 杨柳青

责任校对 百川东汇文化传播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 010-64284815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 8.25 字数 : 127 千字 图片 : 31 幅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主编	吴琦	
副主编	刘宽	
特约编辑	阿乙	文珍
	郭玉洁	王敦
	龙荻	燕舞
	覃里雯	邹波
	索马里	张泉
	唐克扬	张心童

封面图片来自艺术家孙彦初作品

在断裂与联结之中生活

有读者在微信后台问《单读》，能不能推荐几篇文章，用来劝慰朋友在婆媳关系上遇到的麻烦。她还非常贴心地补充了一句，“不能也无妨，叨扰了”。像是一位礼貌的客人，预知自己敲错了门。

拜互联网所赐，作为一本纸质出版物，我们比此前时代的书本更直接、频繁地听到来自读者的声音，几乎实时地得知他们的喜好、需求和各自欲罢不能的习惯。失恋的问题，工作不顺利，和父母如何相处？什么是生活的意义？此起彼伏地问着所有人都会遇到而没有人拥有答案的问题。可能答案也并不重要，提问本身就是纾解。书与微信，不过都是介质之一，在这个令人炫目的、高速运转的世界里构成一些缝隙，从中传来人们隐约而又切近的呼救声。

说来也奇怪，当人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交流工具之后，

一种普遍的孤独感同时袭来。无限延伸的社交网络看上去正在打破一切界限，而具体的个人依然如同黏滞于网中的蜘蛛，随时陷入一阵微风也能触发的抖动、震颤，甚至覆灭的危险。此前一位年轻的意大利作家保罗·乔尔达诺意外地捕捉到了这种空气，他的处女作写了两个少年的故事，原标题是《在水中，在水外》，后来被编辑改成《质数的孤独》，迅速受到国际市场的欢迎。在文学的成功中，他笑言，也有几分标题党的经验。

可能所有的新媒体实践都会经历类似的过程，与受众短兵相接，在真实的大众需求中无所适从。关于孤独、焦虑、两性关系、名人效应的词语，总是毫无意外引来关注，而一旦出现具体的历史时期、地理坐标、人名，就会把相当一部分读者挡在外面——知识宛若狙击。在由符码组成的世界里，“关键词”是这个时代的接头密语，也是新的联结方式。人们凭借它们互相选择，快速决定，买还是不买，点开或是不点，仿佛人都失去耐性，几秒钟就需要解答——“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隐藏在这些征候背后的真正幽灵，是“自我”的浮现。这一点莱昂内尔·特里林早就写过，“在16、17世纪之交出现重大转变，仿佛人性发生了突变”，这种突变被他概括为“主观性的兴起”或者“内在自我的探寻”。人们在追求独特与

自由的过程中，同时遭遇从宗教麻醉（也是保护）中逐渐苏醒的不安——那时忧郁症也正流行。个性的崛起和自我怀疑，构成了硬币的一体两面。这种变化持续至今，在今天的中国愈演愈烈。

现代人似乎正在建立新的秩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但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被解放的个体，仍然在技术平台上寻求如何解决婆媳问题的意见。在看似更加广泛、多元的联结之中，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变得真正多元。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运动，本质上和中世纪的嘉年华也没有区别，既是反叛权力，也是自我宣泄。

这次《单读》考察断裂与联结，这个结构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作为隐喻的互联网、尼泊尔的过去与现在、在迪拜的菲律宾打工者、方兴未艾的社交网络、跨越介质的艺术创作……历史的重复，人性的弱点，命运的雷同，我们无数次地回到这些似曾相识的过程，回到星辰与头脑的轨迹，回到变化中的不变。

撰文：吴琦

我们通晓地球到星辰的广袤空间，
却在地面到头骨之间迷失了方向。

——[波] 维斯拉瓦·辛波斯卡

○ 话题

003 数据谋杀——人类已知社会的全面终结 道格拉斯·哈多

023 加德满都的夜 周小元

039 不设防城市 细田尚美

✕ 访谈

077 杜松子酒、电视剧与社交媒体
——专访克莱·舍基 陈一伊

十 影像

105 我想告诉别人，我并不是你认为的那样 孙彦初

△ 报道

137 试药者 何韬

∞ 小说

161 最后一排的男孩 于威

||| 诗 歌

- | | | |
|-----|-----------------|----|
| 171 | 朋友的幽灵 | 王炜 |
| 177 | 将漫天的星斗一饮而尽（外二首） | 凌越 |

≡≡≡ 随 笔

- | | | |
|-----|------------|-----|
| 191 | 逝去的故国 | 唐克扬 |
| 203 | 告诉你一个哭泣的真理 | 云也退 |

□□ 书 评

- | | | |
|-----|----------|----|
| 221 | 新北京的昂贵代价 | 张彦 |
| 237 | 全球书情 | 吴璠 |

○ 话题

- 003 数据谋杀
——人类已知社会的全面终结
道格拉斯·哈多
- 023 加德满都的夜
周小元
- 039 不设防城市
细田尚美

数据谋杀

——人类已知社会的全面终结

撰文 道格拉斯·哈多 (Douglas Haddow)

翻译 数洞团队

我亲眼见证过我们这代人中最优秀的一批人被那无穷无尽的浏览刷屏经济吞没。在一个手机比人类还多的世界里，创新自然会渐渐疲乏，我们在想象力方面经历了一场重大失败，而把互联网这个或许是介于人类与黑暗未来之间唯一的存在，变成了一个最多只是披着金衣的计算机。

“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辞去上一份工作？”他问道。

关于互联网，我脑海中闪现的第一印象就是噪声。就是那种“哔……”显示你终于连上网络了的尖锐而乏味的长鸣声。1993年的夏天，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当时我和几个朋友围在其中一个人刚入手的崭新的 Macintosh 电脑（苹果公司于1984年推出的一种计算机机型）旁边，掌心冒汗，另有一人负责望风，随时观察机主的母亲是否会发现我们，其他的人则像被钉在了机器旁，一动不动地盯着 Webcrawler 搜索引擎（最老的全文搜索引擎）慢慢显示出搜索结果。一幅图像一寸一寸地缓慢加载出来。你可以听到调制调解器每加载一点就往回缩一下，就好像有一把锤子把

那些原始像素一锤一锤地从屏幕深处的黑暗中敲出来。一幅呈颗粒质地的、低分辨率的图片显示在我们眼前。画面里是一个女人和一匹马。

此后，我和互联网便开始了一段复杂的关系。所有人都是这样。现在上网的噪音已经消失了，而互联网则已从个别科学怪胎手中演变成了一种无声无形的膜组织，将我们所说所做的一切都网罗链接在了一起。

“我需要一个更大的挑战。”我这样说道。但这是个谎言。

我们所在的这个小酒馆里，墙壁粉刷一新，混凝土地板擦得锃亮，灯泡在二十英尺高（约六米）的天花板上悬吊着。看起来像一个拍摄成人片的极简派布景，或是一个演奏室。混凝土地板很容易清理。我们都坐在一张公用长桌旁边。只要桌旁某人的手机一震动，我们都能通过震动的木桌感觉到，而且每隔几分钟就会感受一次这样的震动——当我发现并非是自己的手机在震时，脸上会闪现出一丝沮丧。

坐在桌子另一头的一个人问我：“跟我谈谈你的理想道路。”我的眼睛被牵向了桌子那头。那人看起来三十岁左右，我们都看起来像三十岁左右。他的皮肤有种奶白色，就像年轻时的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亚马逊集团创办人和CEO）那样。他的穿着像试图融入迪斯科舞厅的史塔西（Stasi，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情报组织）情报人员，而且像照

搬扎克伯格的衣着一样 (Textbook Zuckercore): 外套未系扣的带领蓝绿格子衬衫, 里面一件不同灰色混合的带简单图案的体恤, 蓝色牛仔裤, 还有胶底运动鞋、实用的运动鞋、高科技运动鞋。这是一间科技酒吧, 经常光顾的客人都是从事科技工作的科技人员, 街头的公园现在成了科技园区。在那里, 科技人员会宣扬各种奇思异想, 或者玩玩类似魁地奇 (Quidditch, 《哈利波特》里的一种体育项目) 这类人人都可参加的非运动型游戏 (有人跟我说这种游戏真的是可以让真人玩的)。这个地方就好似一个书呆子的天堂, 那里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你受到启发而要去解决的那些问题。这也是我想融入这个圈子的原因, 因为我想相信这件事可以发生。

“我是社交的狂热爱好者。”我脱口说出了这句题外话。他像个牧师那样沉稳地点了点头。没有人再用“社交媒体”这个说法了, 现在都只叫“社交”(social)。

构成我身体的原子坐在这里喝啤酒, 为应聘一个职位被一家公司面试, 公司专门做线上品牌管理系统。这只是个比较好听的说法, 但实际上就是一条为了营销来向其他营销者推销营销的营销者人体蜈蚣。这家公司值十亿美元。你肯定从没听说过它。这家公司就是那种在你面露沮丧地来上班时强制你通过打乒乓球来对抗这种情绪的地方。见见新老板, 跟原来的老板没什么不同, 除了新老板很在意你是否把他看

作全宇宙中一种积极的力量。

我就坐在这里，把冷啤酒送到干涩的嘴边，一边竭尽全力地点着头，装作在听到“关键指标”、“（用户）亲近性”、“控制组”、“变量组”这类词时并不感到心烦。现在是新兴创造型经济的黎明，而我可以从中挖掘机会。此时，我就坐在这里，但我同时在各种电子设备上的网络空间里穿梭。我在 Facebook 里，也在 Instagram 里，还有谷歌、Twitter 以及其他成千上万个我自己都从未得知的空间里。当我去世后，根据尸体处理方式的不同，我的身体可能成为尘土或者空气。但数字化原子永远都会活着，或者说至少在文明消亡前是如此，不管我们最后选择什么方式毁掉文明。

“这个职位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他问道。

当 TechCrunch（一个聚焦信息技术公司报道的新闻网站）宣扬颠覆的福音时，是从产业的视角来说的，这种视角把人生在世看作了一系列需要被颠覆的商业模式。TechCrunch 的座右铭就是“颠覆或死亡”，但他们从来没提过那些被颠覆的人会怎么样——旅游代理、出租司机以及旅店侍者，还有新闻记者。他们就如同盒子里即将被创新碾压的肉，无力反抗。

“人们对事情有很多想法和点子，但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他们会报名参加很多活动，高级活动，不过有时我就